



羊皮日记

1956—1976

●如果你是档案管理员 ●能不能找到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巨大宝藏
作为管理员的你立刻上缴国家 还是按图索骥
悄悄探寻惊心动魄的神秘真相

木小凡作品

目击高校档案



目击高校档案

羊皮日记

1956—1976

不小儿LO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羊皮日记 1956~1976 / 不小人儿 著. - 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1.3

ISBN 978-7-229-03748-2

I. ①羊… II. ①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14568 号

羊皮日记 1956~1976

Yangpi Riji 1956~1976

不小人儿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 华章同人

特约策划: 田 力 唐 婉

责任编辑: 舒晓云

特约编辑: 胡世勋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营销编辑: 田 果

封面设计: 尚书堂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bjhztr@vip.163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17 字数: 264 千

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楔子

说起北 X 大学，人人都知道；说起陈步云教授，却甚至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北 X 大学毕业生都很少有人知道。但是，有一点不容置疑，陈步云教授和他的三个研究生失踪在茫茫荒原中，是北 X 大学有史以来最大的疑案。

在写下面的话之前，我掂量了很长时间，因为很多事情本来就应该消失，不再为人所记起，这不仅是为了让死者安息，也是为了让生者安心。然而，我还是决定写下来，不是为了什么别的目的，只是为了实现我的一个理想——还历史以本来面目。

历史，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。陈步云教授恰恰是一个想告诉人们历史真相的人，所以关于他的一切记忆就被故意抹去了，消失得仿佛这个人从来没在世界上出现过一样。我之所以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陈步云教授这个人，是因为我无意中发现了他的一本日记。

但是，我可以肯定，那些故意抹去人们记忆的人并没有什么恶意，他们只是为了掩藏一段历史，可他们并不知道，这本日记的背后，连接着一个巨大秘密。

20 年前，我曾在北 X 大学当过 3 年的档案管理员。多年的积累，使北 X 大学的档案资料汗牛充栋，我的工作，就是天天翻这些陈旧发黄、带着腐味的档案资料。在普通人看来，这些档案似乎毫无稀奇之处，但在我眼中，这些档案却个个都是宝贝。如果说，历史是不可追溯的，那么我所遇到的那些资料就是历史的结晶，而档案馆这个地方就是历史的储存所。

那些在物欲中挣扎，在灯红酒绿中缠绵的人们，很难理解当档案管理员的幸福。当我翻开一本几乎要化为碎片的旧纸，突然发现落款是三个清晰的毛笔字——“蔡子民”（蔡元培字子民）时，我的心会颤抖，会狂喜。

其实，即使是这些书写者，也会忘记自己写过什么。但是他确确实实在

这么一张纸上写过东西，并且和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相联系。

“昨图书馆某人来访，阔论一番，其人识见不凡，然学问不足，难以成材。”“昨日玄同来，告予以赵家楼之事，并言学生偏激，政府无能，涉语多愤，乃知其为性情中人也，不可徒以新派人物视之。”……纸片上，虽然只有寥寥数语，却让我看到那些名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。

“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”虽然收入微薄，加上当时物价飞涨，我对这份工作却是乐在其中，每日从鸡鸣到日暮，在这些故纸堆里疯翻不止。

说起二十多年前的北 X 大学档案馆，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；但是如果说起现在的北 X 大学研究生院，估计很多北 X 大学毕业生或者考过北 X 大学研究生的人都知道。

当时的档案馆，就设在这座古色古香、飞檐斗拱的大红楼里，具体位置想必大家也知道，就在未名湖北，和珅石舫附近。不过我还要交代一下，在 1993 年之前，这里还不叫北 X 大学档案馆，名字叫北 X 大学综合档案室。

在档案馆里工作，一点也不轻松。我通常早上 6 点多起床，傍晚闭馆后，还要在馆里再待一段时间，去整理几个房间里乱放的旧纸堆。因为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大批的档案被造反派抄去或者被外单位借去，十多年来，一直在陆续返还中。

等我回到宿舍时，常常已经是晚上 8 点多。如果我发现了有价值的资料，熬个通宵去整理也是常有的事。

当时整理档案有个规矩：先粗选，把一些涉及名人的材料整理出来；然后再细选，把一些还算完整的材料挑出来，编好号；第三道程序是将原本一本本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散佚的资料归整为一册，这个程序就很麻烦了；最后一道程序最麻烦，是将那些已经破损的碎纸张拼起来，然后再归整。

据说，北 X 大学的这种做法后来被推广到全国。现在几乎所有的档案馆都在按照我们创造的这套流程做。当时我在北 X 大学档案馆，做的就是第三道程序，主要负责整理 1148 室的资料。这个室现在还在，如果你有空到了北 X 大学，不妨去看一看。只要进了现在的北 X 大学研究生院，沿着走廊向西，折个弯，再走到底，就是这个房间。

这个房间的背后，是一些隆起的土丘，土丘上长着一些古树。大树遮天

蔽日，再加上房间是最北边的，终日不见阳光，所以一直是阴森森的；而且除了树叶的沙沙声，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。

里面的纸却堆了不少，大约占了三分之一一个房间。资料整理起来也很麻烦，因为有的是两三百页连在一起，其余的却散开了，有的则干脆一页页散落在纸堆里。要整理好这么一大堆资料，确实难度很大。

可是，千万别小看这堆发黄的纸，里面的宝贝可不少：蔡元培未寄出的家信，在里面；胡适文章的草稿，也在里面。虽然纸堆里的名人手迹很多，却也有相同之处，那就是以文字为主，有图案的极少，这似乎和当时的风气有关。所以，就不难想象，当我见到陈步云教授的日记时，心里涌出的那份既诧异又惊喜的感觉。

目 录

楔子 /1

第一章 前往西部 /1

那是1990年初冬的一天晚上，时间大约是7点多。我刚刚整理完傅斯年在北X大学当校长时签的一些公文。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我找到的最后一份公文是傅斯年开除周作人的通知，理由是，周作人在抗战中当过伪北X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，所以“汉贼不两立”。

第二章 黑旅店 /29

“喂？”刘强突然一声惊呼，“我……我……我的右手没感觉了！”我上前摸了摸，发现这只手虽然温热，可把手臂拉起，手就软软地垂下来。

第三章 石制古墓 /55

我正想叫止，陈、孙二人早就跳到石棺附近，用力推起来。棺盖虽然极厚，一阵石头相磨的声音之后，缓缓打开。陈明一声欢呼，忙把手电筒朝棺材里照去，只见棺材里除了薄薄一层灰外，什么也没有。

第四章 失踪的陈教授 /81

杀鸡取血这件事，我已经学会干了，加上鸡都是呆乎乎的，一会儿工夫，我们就杀了一大堆，几只大碗里还装满了鸡血；拔毛其实比杀鸡要累一点，不过幸亏季慎很有经验，我上手倒也快，不久就学会了；我们在织鸡毛衣的同时，还在地上架起了锅，熬起鸡油来。

第五章 西王母石室 /107

于是我到了左侧，也就是属于八卦中“兑”位的部分，左

右一数，发现这一段的石块也正好是 335 块，不禁心中大喜，于是找准了中间的一块，举起手电筒，准备向墙壁敲去。就在手电筒将近墙壁时，拿手电筒的手突然被人一把抓住。我回头一看，是季慎，他神情严肃：“不要莽撞！这个地方很复杂。”

第六章 九里村 /133

这声惨叫传来，在大门口的两人转身想逃，不想孙卫红大吼一声，冲了出去。连踩了两次滚钉板的那家伙大吃一惊，脚一缩，又踩到了一块滚钉板。这次，他的惨叫声更大。我、季慎都冲了出去，甚至连还在床上躺着的陈明也跳着一条腿，啊啊地冲进去。这进屋的两人更是慌张，惨叫连连，不知踩中了多少块钉板。

第七章 荒塘河底 /159

片刻之后，西南方向的一群人突然大喊起来，只见水面上泛起了白色水花，一大群人拼命地在拉什么东西，我们急忙赶过去，只见一条更大的黄色大鱼已经被拖了上来。

第八章 发射井？ /185

我们一个个出了之前打开的那个洞，站到坑里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原先在坑边无数旁观的人已经消失，甚至连那个急切期待重大考古发现的王科长、老书记也不见了踪影。这个小岛上，虽然还有不少，穿着也和当地老百姓一般无二，只是我一个也不认识，其中有些人，手里还端着半自动步枪，我们一出来时，就有十多支枪对准我们。

第九章 死亡山谷 /211

我和陈步云折下数支草茎，选了几具还算完整的白骨，细细地挖掘起来。只见这些白骨的特征几乎一样，个个身体扭曲，嘴巴张得很大，甚至还有一个人在死前是用手死死扼住脸，可以想见，这些人在死之前均经历了巨大的痛苦。

第十章 九鼎的真相 /237

“当然，这里还有一个疑问，前凉时代，早就不用青铜器做武器的材料，如果这个城堡是前凉时代建造的，那么为什么要倒退，突然会用青铜来制造箭头，甚至刀剑呢？”

第一章 前往西部

那是1990年初冬的一天晚上，时间大约是7点多。我刚刚整理完傅斯年在北X大学当校长时签的一些公文。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我找到的最后一份公文是傅斯年开除周作人的通知，理由是，周作人在抗战中当过伪北X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，所以“汉贼不两立”。

那是1990年初冬的一天晚上，时间大约是7点多。我刚刚整理完傅斯年在北X大学当校长时签的一些公文。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我找到的最后一份公文是傅斯年开除周作人的通知，理由是，周作人在抗战中当过伪北X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，所以“汉贼不两立”。

看到这份措辞强烈的通知，我脸上露出了微笑，因为这正好说明了一桩陈年旧事：抗战胜利后，傅斯年被推荐为北X大学校长，傅斯年却把这桩好事让给了胡适；没想到傅斯年保举胡适后，却又到处找人，表示要到北X大学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。但这并不是傅斯年反悔了，而是他担心胡适爱做老好人，对那些当过汉奸的教授下不了狠手，所以要在胡适到来之前，先帮他“清理门户”。

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，兄弟两个，一个为北X大学设计了校徽，至今仍在用；一个却因为当了汉奸，不但被北X大学开除教职，还被民国政府公开审判。兄弟俩走的路，真是大相径庭。

带着这种白云苍狗的感叹，我揉揉酸痛的腰，闭闭有些迷离的眼，然后继续在暗淡的日光灯下整理资料。

我突然发现，在纸堆中，有一张纸与众不同。整张纸上，是围成圆形、环环相扣的八个圆圈，中间则是一个更大的圆圈，里面是环环相套的圆圈，我数了一下，总共有五个。这张纸是用黑色钢笔画的。

这张纸上，字数寥寥无几。在八个圆圈上，标注着八个毛笔大字：“乾、坤、坎、离、震、艮、巽、兑。”而那五个圆圈上则拉出五条线，第一条标着“金刚墙壹”，其后则依次是“贰”、“叁”、“肆”、“伍”。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有其他的字，甚至连个签名都没有。

看到这张纸，我皱起了眉头。

要知道，在北X大学整个的校史中，讲这类阴阳五行的教授几乎没有。北X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，确实设立过经学科，不过讲的却是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左传》等，现在很流行的《易经》、八卦等东西根本不受重视，当然这也和孔子提倡的“不语怪力乱神”有关；在严复担任北X大学校长后，连经学也不像以前那么吃香了，他将经科并入了文科，提倡东西方哲学、中外历史、地理、文学“兼收并蓄”。到1915年之后，新文化运动兴起，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的口号响彻全国，更不可能再出现八卦和“金刚墙”之类的东西了。

从这张纸用的笔来看，也颇有可疑之处。钢笔在北 X 大学教授和学生中流行，是在抗战胜利之后，最早在 1927 年北伐战争前后被使用。这时在北 X 大学，根本没有图上所画的东西的立足之地。

对着灯光反复验看，我又发现了一个疑点，相比于常见的民国信函用纸，这张纸明显比较厚，但是很平整，应该属于国外进口机器制作的纸。另外，边缘大部分发黄，最边缘处已经成为褐色，已经破损了，可以认为这应该是民国时期的纸。

在当时，国外进口纸因为质量比较好，价格也很贵，要三块大洋才能买上一令，不是特别重要的文件，当时基本上不会有人用这种纸。

从这种种迹象看，我觉得这张纸不大可能来自北 X 大学。难道在归还档案时，中间夹了其他的资料？我暗自想。

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可能，我就曾经在这堆纸中发现混入的一张纸，先看到的是一个大印，上面的字是“华北剿匪总司令部”。仔细一辨，发现是一张调兵命令，内容是在平津战役期间，傅作义命令他的王牌军第 35 军军长郭景云火速增援张家口。

后来，我们把这份文件移交给了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，档案馆的一位研究员激动地给我们打来了电话，连声说“得到了珍贵的一手史料，解决了大问题”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如果我把这张纸简单地丢在一旁，那我就会和这个秘密无缘。我的职业心却没有让我这么干，因为我知道，在这堆纸里的每一张纸，都可能是珍贵的。

在北 X 大学，我只是个小人物，和那些名声远播的大教授们无法相比，可我也有自己的追求，毕竟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触到那么多名人的手迹，发现那么多不为人知的陈年旧事。我后来才发现，就凭我在北 X 大学档案馆的这段经历，我已能比现在很多名人还要出名。

纸堆在一天天减少，和这张图笔迹相同的纸越来越多，我也已看出，这是一本日记。纸上不断出现的“北 X 大学”字样使我意识到，这张图和北 X 大学确实有很大关系。

可是，这本日记的作者是谁呢？在我收集的日记中，不断看到的只是“昨天聚餐，人较多，数杯小酌，有欣欣然之感”、“今天上书，领导告知高

层很重视，心甚慰”之类的话，作者从来没有写到自己的姓名。也许，对人而言，最容易被忘记的可能恰恰是他自己！

1990年12月31日，随着一张纸的出现，我终于知道了作者的名字。

我之所以记得这个日子，是因为前一天正好下了大雪，雪压垮了树枝，结果砸破了1148室的玻璃。第二天我发现时，纸堆上已经蒙了薄薄一层雪。

这些旧纸很多用的是手工竹纸，写的是毛笔字，雪压在上面，万一化开，那有多少珍贵的资料会毁于一旦。我赶紧处理起来，在把雪花抖开时，我发现了一张薄羊皮，上面写的是“步云杂记”。

这个笔迹很是熟悉，我打开档案袋，一对比，发现这张薄羊皮竟然是这本日记的封面。

“步云”是谁呢？虽然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，我对北X大学的种种掌故已经极其熟悉，可是我从来没听说有什么人名叫“步云”的。这时，我想到了一个人：老秦。

在北X大学，老秦可能算对北X大学最熟悉的人了。他出生于1925年，父亲就是北X大学的校工，所以从小在北X大学长大，我只不过在纸堆里看到那些名人手迹，他却看到过他们本人。

“傅斯年先生是个胖子，很怕热，可是又很贪吃，可是当时北X大学没有冷气，有一次，傅先生为了吃好晚饭，居然先把自己淋透了，然后才坐在桌旁大吃。

“胡适先生对敌人也是很好的，鲁迅当年把胡适先生骂个臭死，抗战后，在审判周作人时，胡适还用北X大学的名义，向法庭出具了一份证明，说日伪期间北X大学校产未遭破坏，图书设备还有增加。当时，在报纸上又被骂了个臭死。”……

各种名人逸事只要和北X大学有关，老秦张口就来。

看到我时，老秦本来还笑嘻嘻的，可是一看到那张薄羊皮封面，老秦的脸色却变得很古怪。他摘下老花眼镜，拿起个放大镜，把羊皮封面看了又看，然后戴上眼镜，再把它拉下，炯炯的目光掠过老花镜，死盯着我：“这些东西你从哪里弄来的？”

“1148室的纸堆里。”

“那毁了它吧！”

“毁了它？这、这怎么行呢？”我大吃一惊。

我估计，这些纸要是放到现在，如果拿出来拍卖的话，每张纸起码可以拍到几万元。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这种概念，却也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价值不菲的文物。

老秦这个人，当然也知道这个理，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呢？

下面是老秦对我讲的话：

“我今年 67 岁了，反正退休了，有些话说也就说了，没人会把我怎么样。你做事情有干劲，为人也正派，有些话我也就对你说说，别人我还不一定愿意说。人这个东西啊，在我看来，就一个字：贱！为什么我这么说？因为人从来都不知好歹，就拿周作人来说吧，当时国难临头，日本人打进来了，杀了多少中国人啊。可是他却投靠了日本人，当了什么北平市文化委员会主任，这不是汉奸是什么？所以，我是打心眼里佩服傅斯年先生，为什么？人家爱憎分明啊！

“可话又说回来，毕竟傅斯年先生只有一个。北 X 大学的大多数教授还是那种很贱的人，日本人打进来了，北 X 大学师生南迁、西迁，变成西南联合大学，不要说老百姓吃苦，他们吃了多少苦啊。细论起来，也有周作人造的一份孽。可是抗战胜利之后，你知道怎么着？大多数教授却发起善心来了，觉得还是不要处罚周作人好。这不是贱吗？说了这么多，你会觉得这和这本日记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，关系大了。所以我说你年轻，还不懂这个世界。

“这个世界是什么？它最差劲。你不知道这本日记是谁写的吧？我告诉你，写这本日记的姓陈名步云，也是北 X 大学的教授。说起这位陈教授，也真是古怪，他从不和人打交道，从来不害人，只知道自己一天到晚琢磨学问，连门亲都没顾得上娶。可以这么说，这位陈先生，是世上难得的好人，该有好报了吧？才不呢！有些人，对做了汉奸的周作人发善心，可就是不对这位一直做好人的陈教授发善心，排挤他呀，冷嘲热讽呀，什么我都见过。所以我说人这个东西，他就是贱，欺软怕硬！在这个世界里，你要是横着走，人家都避着你，你要是规规矩矩地走，人家都在挤你；别看有些人学问大过东海，可也是这副小心眼，一点不比普通人强！

“就拿胡适先生来说吧，他抗战胜利后，要不是傅斯年先生先来一步，他还不是好坏不分吗？他要是当了国家主席，也就一昏君，这我也算看明白

了。他自己说是爱惜人才，可再是人才，他要是犯了国法，也要受惩处不是？这完全是两码事嘛！所以我说他是昏君。扯远了，我再说说陈教授吧！后来，陈教授没办法啦，那时候也快“文革”了。他自己提出来说，我要和工农兵结合，我要好好改造自己，人家都到这份儿上了，这些教授们还不依不饶地把他弄到大西北去了。

“讲了这么多，为什么我叫你把日记毁了？这是为了保护你自己。我老秦活了这么多年了，还看不清楚人是什么样的吗？名人对坏人偶尔严厉一下，他的一帮徒弟徒孙说祖师爷是“疾恶如仇”，要是坏人宽厚，又说他是“胸襟广阔”。反正人嘴两张皮，说好说坏全由他！人家不是说“名师出高徒”吗？有些人，不能证明自己是高徒，就来证明自己跟过名师！说穿了，还不是为自己！可是这东西谁也不敢揭穿它呀，你要说穿了，他们就想方设法把你往死里整。

“为什么现在没人提陈教授？因为他没徒弟，没人替他讲话啊。人为什么要后代？就是要有个人在你死后替你讲讲话，收徒弟的道理是一样。这徒弟最好是鲁智深，人家一讲师傅的坏话，他就跳出来，死瞪着大眼看着他：‘你他妈的再敢讲这话，老子活劈了你！’本来还好，人家都忘记了陈教授，现在你这日记一出，不把有些人的事给抖出来了吗？不证明他们其实不是名师了吗？不也就连带着证明这些人不是高徒了吗？不知道多少人要恨你，要整你呢！你还年轻，要明白人的心理，有些事知道就行了，犯不着太认真。何苦呢？”

听完了老秦的话，我头顶好像被浇了一盆凉水，从头一直凉到脚。这么长时间，我废寝忘食，整理的大部分就是这些人的资料。

现在我才知道，所谓名人、名教授，其实就是一些学术水平比较高的常人，可是偏偏有一群人为了自己的利益，硬要把他们塑造成完人，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。正是这种有色的眼镜，使我看每件档案，都觉得它是神圣的，当然它让我工作积极性大增，可是却无助于了解事实的真相。

看着老秦讲完之后一脸满足的样子，我知道，这番话在他脑子里不知道憋了多长时间。现在，他之所以满足，是因为这些话就像一大堆垃圾，他说出这些话，就有一种倒完垃圾、通体舒坦的感觉。虽然他确确实实是好意，不过我还有一种莫名其妙充当了垃圾筒的感觉，说不清地难受。

我该为自己考虑一下了，我暗自想。但是，这个陈步云教授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老秦一直给他以高评价？这倒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了。

1992年8月，北京的天气还是和往年一样，依旧比较热。8月1日下午，我来到了李成先教授家。

1991年时，我考上了北X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，李成先教授是我的导师。在北X大学，李教授属于那种为数不少却名气不大的教授。其实，我原本可以师从那些更有名气的教授，不过我左思右想之后，却决定考李教授的博士。

这中间，不能不说老秦对我讲的一番话起了作用。我回去之后，对老秦的话反复琢磨了好长时间，终于明白了很长时间困扰我的一些难题。

现在很多人考博士，自然要选择那些名家，这其中有两个原因：同门人多势众，众人捡柴火焰高，有些人博士毕业后，甚至一年破格成副教授，再过几年成教授，无论做学问还是当官，前途一片光明；导师头面广、路子熟，各种经费源源不断，在上博士时，也可以导师吃肉，自己啃骨头，日子过得不错。

这道理我很明白，我也不是不喜欢钱和前途的人，但是我不敢投入名门。因为当了名门的弟子，也有坏处。

比如说，本门的一些清规戒律你不能突破。要知道，所谓的名门，往往会有一个开山鼻祖，这个鼻祖自然是著作等身，他老人家书写多了，涉及本门的各种观点自然也多。虽然说“吾爱吾师，但吾更爱真理”，可是实际操作中，并不是这么一回事。谁也不敢在学术上和老祖师爷叫板，也不敢和为数众多的师叔、师伯们叫板，这样一来，当博士期间就要熟读本门的各种著作，三年时间，弹指一挥间，除了熟悉了本门戒律，来得及学的东西实在有限。

第二，既然是名师，想入门的自然踏破门槛，那些最善于做学问的人往往会落选，一些善于察言观色、讨人喜欢的人往往会被选上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导师也是人，只要是人，总是喜欢那些能讨自己欢心的人，偏偏那些只能做学问的人，这方面才能往往是不具备的。而且，在以后的读书过程中，为了争夺师门的资源，明争暗斗也是免不了的，师兄弟之间相互倾轧，也是常事。

学术界，其实也是江湖。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，我觉得自己是个“和天斗，其乐无穷”的人，却不是个“和人斗，其乐无穷”的人，于是就绝了考名门的念头。

这时候，李成先教授正好在招博士生，他是搞中国古代墓葬研究的，这个领域在历史学中是偏门。于是我就找上门去，说准备考他的博士生。听了我的表示，李教授哈哈大笑，只是说了一句：“要耐得住寂寞哦！”

确实，在当时，经济经过两年多的困难后突然发力，带动全社会都注目于经济，原先颇受政界重视、各种资源也颇多的历史学突然变得一蹶不振，科研项目大大减少。至于考古，更是几乎淹没在经济大潮中，为了经济发展，毁坏古代墓葬的事情不时发生。

那时候，虽说什么地方挖到一个古墓，鉴定年代和墓主身份的时候会请李成先教授去一下，不过几乎得不到什么科研经费，所以愿意报考的硕士生、博士生也不多，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在校研究生熬不过寂寞，竟然放弃学业，到南方经商的事。

当时我的回答是：“我肯定会熬得住寂寞的，因为我喜欢这行业。”李成先教授将信将疑，点点头。我在历史学上的知识还算深厚，英语也不错，不久我就考上了他的博士生。

考上博士之后，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。原来李教授自知门派单薄，对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只希望在校是师徒，毕业后是朋友。除了叫我不要去涉足那些名门大派的固有领地外，别的也就本着“师父领进门，修行看个人”的态度，对我听之任之，任由我自行研究。

不过，他在鉴定墓葬的时候，也会带我去看，一起研究一番，经费自然从他口袋里出，虽然减少了收入，但是他确实是尽了一位导师应该承担的责任。幸好在1991到1992年间，我国的考古发现并不少，比如甘肃敦煌汉悬泉置遗址、河南永城芒砀山汉梁孝王王后墓、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虢仲墓，等等，我都随着李教授去过，随同鉴定，在这期间我学到了很多知识。

这时，我还在北X大学档案馆里兼着管理员的职务。不过，工作轻松了好多，各地返还的资料越来越少，资料也基本归整完毕，我的工作也就剩下了日常管理，清闲得很。但是，表面的平静之下，我内心始终藏着一股说不清的激情。

1991年4月份，我找到了陈步云教授的最后一张日记，一本完整的日记被整理齐了。这本日记，我越整理越是心惊：这根本不是日记，而是一本历史学的大百科全书。

要知道，在中国历史学中，有很多事情没有得到解决，最典型的例子，就是很多城市的名字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在历史学界中，也几乎没有人愿意花工夫去研究：“邯郸”、“诸暨”、“无锡”、“淄博”、“莱芜”……陈教授在一页日记里却怀疑，远古的中国大地，是个种族斗争的大战场，无数的民族在这里被消灭，被融合，这些地名只是这些斗争的残留物而已。

一页一页，几乎都是这种和现今历史界主流观点完全不同的见解，我看得心惊肉跳，却又不得不承认主流历史观点确实存在不少问题。

不过，我没有按老秦教我的去做，而是乘着交档案的高峰期，把日记上缴了，但是没留下任何能让人查出来这是我整理的信息。不过，我很担心这本日记会被人偷偷毁掉，每整理出一页，就悄悄地把日记抄了下来，总共800多页，时间跨度10年。

到这里，我对这本日记的整理总算结束，不过我没有收集全，收集到的只是从1956年到1966年初这一段，令人奇怪的是，这个日记到1966年12月11日，却毫无征兆地戛然而止。前一天的日记是：“虽然参加劳动，但乡民均极友善，不忍付以重活儿，心情尚好，时至今日，方知世外桃源之真意。”

虽然确定陈教授的日记是一本非常严肃的学术杂记，可是我却始终弄不明白一个问题：我发现的那页图究竟是什么意思。在日记里，陈教授对这张图没有作出任何说明，甚至没有标注一下这图究竟是军事作战的布阵图、墓葬图，还是什么别的图，这让我颇感头痛。

当然，我可以找他的一些论文来寻找蛛丝马迹。可是在北X大学积攒的教授历年发表的文库中，陈教授的论文我竟然一篇都没发现，陈教授似乎根本不喜欢写论文。寻来觅去，我只是发现在他的日记中，反复提到了一个地名：临夏。此后，大约两个月的日记却又残缺不全，除了知道他参加劳动之外，几乎没有任何线索。

于是，我觉得自己应该到甘肃去实地看一下。所以，那天去李成先教授